

穿越COS

神·女·赋·

ShenFu

# 神女赋

夷梦著

题记

台海出版社

这世上本没有神，如果你创造了一个世界，你就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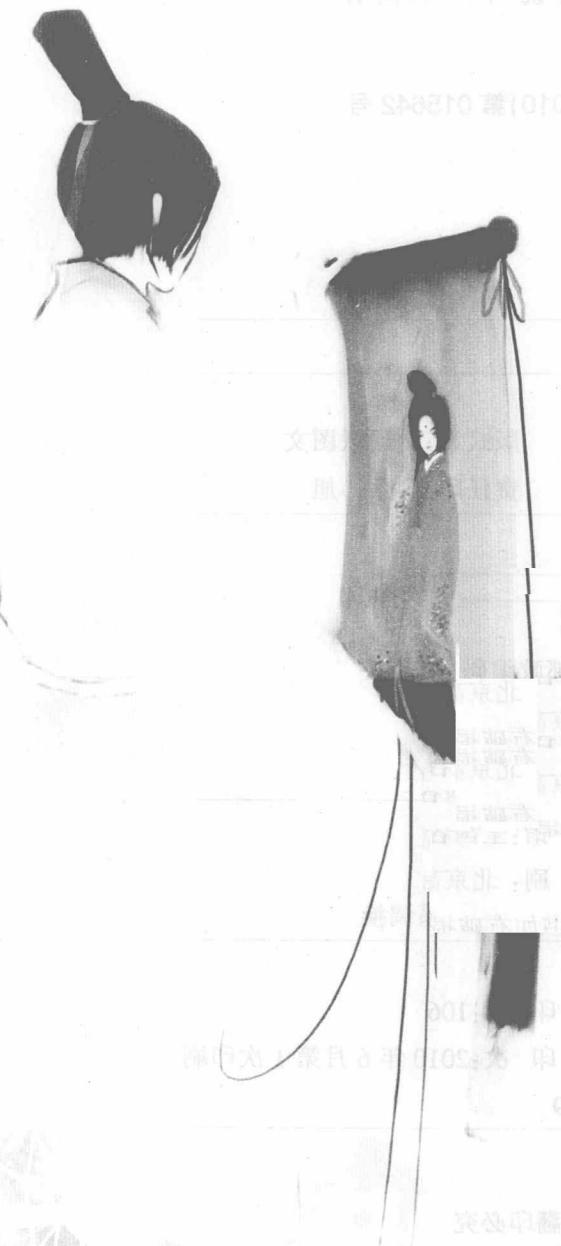


# 神女赋

这世上本没有神，如果你创造了一个世界，你就是神。

题记

夷梦·著



台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女赋 / 陈媛主编.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0.6

(穿越时空之恋 ; 3)

ISBN 978-7-80141-633-9

I. ①神...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642 号

### 神女赋

---

著 者: 夷 梦

---

责任编辑: 安 顿

装帧设计: 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 通联图文

责任校对: 陈 媛

责任印制: 蔡 旭

---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

E-mail: th-cbs@163.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500 千字 印 张: 10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80141-633-9

---

定 价: 169.8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题 记

看过《机器猫》吗？

瞿子归的哥哥是《机器猫》的忠实拥趸，作为科学狂人的他，模仿《大雄的创世纪日记》创造了一个新的太阳系、一个新的地球，他称它为‘菩提世纪’。

三年前，哥哥孤身一人去到‘菩提世纪’，再也没有回来。瞿子归和三个姐妹为了找回哥哥，带着模仿《机器猫》所制作的各种高科技仪器，踏上了前往菩提世纪之路。

飞船坠毁在古战场怎么办？她有飞毯，逃走的同时还顺便救了一个将军。

语言不通怎么办？她有翻译果冻。

遇到猛虎怎么办？她有桃太郎丸子。

储存道具的手镯坏了怎么办？她就只好乖乖被山匪抓住，转卖进长风府为奴。

帝都之中，险象环生，上至皇帝，下至公子，人人见了她都大惊失色，只因一幅远古传下的神奇画卷。

那画卷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她能否带着十四岁的傀儡皇帝逃离帝都？是否能找到失踪的哥哥和失散的姐妹？那只手镯，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谨以此文献给陪伴我度过漫长童年的《机器猫》以及伟大的藤子·F·不二雄先生。

这世上本没有神，如果你创造了一个世界，你就是神。

# 目 录

MULU

第一章 楔子	初临	长风	侍寝	医女	神画	受宠	政变	出宫	心计	神器	皇子	遇刺	受辱	筵宴	澜帝	谋划	宫闱	报复	第十八章
1	6	12	16	24	32	39	48	56	63	70	79	86	92	99	106	113	120	128	第十七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故人	谋逆	手术	遇险	会审	死亡	尼君	有孕	大火	祭坛	围城	退敌	流产	天眼	忠烈	背叛	诀别	尾声	第三十六章	
135	142	152	161	168	175	180	186	194	203	209	217	224	231	238	245	251	258	267	

# 楔 子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将书翻过一页，那是一本很老旧的书，书页泛黄、发脆，书中画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子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她回头，看到一张温柔美丽的脸。

“可儿？”

“又在看这本古书？”

瞿子归合上书，封面的色彩都有些褪色。

书名：大雄的创世纪日记。

“这是哥哥最喜欢的书。”她轻轻地抚摸书本，眼底流动着忧伤，“他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父母一直很忙，陪伴他度过童年的，就是藏在书房角落里的这套漫画。”

宋可儿眼神一黯，瞿家是全球最有名的财阀之一，被称为十大商业巨头之首，从二十世纪末以来，已经繁荣了将近一个世纪，自从上代家长过世之后，瞿家一直由长子瞿子澜经营，这个年轻人以其强硬辛辣的手腕行走于商界，至今无人能与之匹敌。

子归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一个从小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可怜女孩。瞿子澜找到她的时候，九岁的她正和一条大黑狗争抢食物。

他将她带回了城堡一般的家，对她倍加疼爱，请最好的老师教她读书，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宋可儿依然记得第一次跟父母来拜访瞿家时的情景。阳光从玻璃落地窗外照射进来，为那位俊美的年轻人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宛如神明。

那幅画面，成为她灵魂深处最美的梦境。

但是，三年前，他失踪了。

那段日子，外面盛传他在进行一个绝密研究，甚至有报纸爆料，说他在研究生化病毒。她们俩对此都嗤之以鼻。

纷纷扰扰的媒体、起伏不定的股价，瞿子澜充耳不闻，将自己关在地下研究室的深处，直到新年的傍晚，他忽然派了人来接她们，要送她们一件最大的新年礼物。

瞿子归放下书，缓缓来到巨大的屏幕前，屏幕上现出一颗蓝色的星球，像蓝水

晶一般澄澈迷人。

那就是他的研究。

一个新的宇宙、一个新的太阳系、一颗新的地球。

瞿子归还记得那天哥哥激动的神色。他告诉她，他幼时看《大雄的创世纪日记》时就曾梦想，有一天也要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现在，他终于梦想成真。

他为它命名为“菩提世纪”，取“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意。

“子归。”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走过来，“准备好了吗？”

瞿子归回头，静静地望着他。这个人名叫李思，是‘菩提世纪’的总工程师，也是闻名天下的科学狂人，在他的心中，没有道德伦理，只有科学。所以被学界所驱逐，只有哥哥收留了他。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瞿子归回头去问宋可儿，“你呢？”

宋可儿微微点头，为了这一天，她已等待了太久。

研究室的中心位置有一个略高半尺的圆台，圆台上立着五根柱子，柱子顶端是一只半球型玻璃罩，罩子里处于真空状态，各漂浮着一只镯子。

但其中一个，是空的。

三年前，哥哥戴走了它。

哥哥说，要亲自去考察那颗地球，所有人都反对，但他一意孤行，那是他毕生的梦想，他要第一个踏上菩提世纪的土地。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他走进了飞船，飞船安全起飞，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进入大气层之后，却突然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接收不到飞船所发来的任何信号。

哥哥失踪了，也许，已经船毁人亡。

她已经不记得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她一直在等待，等待李思完善所有仪器。

李思在电脑中输入命令，其中两只玻璃罩打开，两个女孩各自戴上镯子，上面镶嵌着一颗宝石，瞿子归的是绿色，宋可儿的是黄色，周围是一圈小宝石。

“这个镯子是我毕生的心血。”李思将两本小册子递给她们，“这是使用手册，你们可以在飞船上仔细阅读。”

话音未落，忽然白光一闪，三人一惊，回过头去，看见两个女孩从入口的电梯走来，她们长得一模一样，都穿着白色裙子，十五六岁，一个清纯可爱，而另一个却冷若冰霜。

“嘉鱼，鹿鸣？”瞿子归不敢置信地望着她们，“你们干什么！”

颜嘉鱼扬了扬手中的照相机：“真没想到，这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秘密，若是让董事会和媒体知道了，会怎么样呢？”

瞿子归怒道：“你们怎么进来的？”

她记得研究室外有保安，而且每一扇门都需要密码。

“难道你忘了，瞿氏财阀现在掌权的，可是我们的父亲。”嘉鱼朝她挤了挤眼睛，自从瞿子澜失踪后，舅舅颜木桐就接管了整个家业。

这两个女孩是舅舅的双胞胎女儿，瞿子归是私生女，颜木桐对她恨之入骨，三年来除了必要的董事会，竟没有私下见过一次面，她与这两个表妹也形同陌路。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瞿子归冷着脸问，“想要借此夺走我的股权？”

“我有那么坏吗？”嘉鱼天真地笑，颜鹿鸣冷冰冰地说：“嘉鱼，别卖关子了。瞿子归，我们也要去‘菩提世纪’。”

“什么？”瞿子归与宋可儿面面相觑，“你们知道这有多危险吧？”

“富贵险中求。”嘉鱼双手环胸，不可一世，“我们已经够富贵了，只缺名，若我们能从菩提世纪安全回来，必将载入史册。李思博士，你说，是吧？”

李思扶了扶眼镜：“我不介意多两只实验小白鼠。”

“怎么样？”嘉鱼装腔作势地翻看相机，“是要闹得天下皆知，大家赚不成，还是让我们加入？”

瞿子归握紧了拳头，不仅是家产，连哥哥的发明，你们也想来分一杯羹么？

“好。”她厉声道，“既然你们不怕死，那就不妨一起来。”说罢，兀自走进飞船，这种小飞船只限一人乘坐，一共四艘。

嘉鱼挽住鹿鸣的胳膊：“唉……我们似乎被人厌恶了呢。”

“只是你，别拉上我。”鹿鸣接过李思递过来的手镯，她的是红宝石，而嘉鱼的是蓝宝石。

圆台的后面有一扇巨大的门，门上雕刻着繁复的中国古典花纹，花纹中隐隐可以看见被排列好的太阳和九大行星。李思输入命令，门缝之间有光芒闪过，“卡嚓”一声，门开了。

瞿子归目瞪口呆，门后竟然是一片广袤的宇宙，就像模拟影象一样，漆黑的背景，上面无数星辰如钻石般耀眼。

离她最近的一颗恒星，光彩夺目，像一只大火球，那是太阳！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太阳。它的第三颗行星，闪动着蓝色的光，像一颗璀璨而艳丽的蓝色钻石，只一瞬，便可吸人魂魄。

飞船发动，李思站在她们面前，大声道：“我的女神们，欢迎前往菩提世纪。”

这一刻，瞿子归想起哥哥出发前曾说过的话。

这世上本没有神，如果你创造了一个世界，你就是神。

四艘飞船一齐被弹出，驶向那颗美丽的蓝色钻石。李思望着逐渐远去的四人，嘴角挑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Goodluck。”

瞿子归在飞船里翻看使用手册，这镯子里有一个四维空间，镶嵌在上面的宝石都是按钮，只要按下左边第一颗，就能取出里面的东西。

李思为准备的物品列了一个清单：“桃太郎丸子、翻译果冻……”她嘴角抽动了两下，李思博士，难道你也是《机器猫》的忠实粉丝么？怪不得和哥哥臭味相投。

“喂，子归姐姐。”电脑屏幕上忽然跳出嘉鱼的脸，瞿子归不满地白了她一眼：“谁是你姐姐！”

“好无聊哦。”嘉鱼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到达这颗地球还要多久啊？无聊死了，你给我讲故事吧。”

瞿子归额头暴起十字青筋：“我没心情。”

“那我给你讲故事吧，从前啊……”

瞿子归直接关掉了对话仪。

幸好和颜家没有来往，否则肯定会被这个‘表妹’烦死。

她正打算继续看手册，忽然警铃大作，她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脸色大变，立刻打开对话仪，喊道：“大家小心，是宇宙磁暴！”

话音未落，飞船便剧烈抖动起来，她连忙将自动操作改为手动操作：“加快速度，我们离大气层不远了！”

耳边传来嘉鱼的尖叫声：“子归姐姐，救命啊，我不想死啊！”

鹿鸣插嘴，声音居然波澜不惊：“胆小鬼。”

“你才胆小鬼呢，别忘了，上次登山，我可是救了你的命！”

“分明是我救了你。”

瞿子归忍无可忍：“够了！别吵！可儿，你那边情形如何？”

回答她的只剩下电流声，她的心猛然一沉，点开宋可儿的频道，屏幕上只有一片雪花。

“糟了，我们和可儿失去联系了！”

鹿鸣说：“她应该已经被卷入了风暴之中。”

“这个还用你说！”瞿子归急得满头大汗，“快想办法把她找回来！”

“没用的，卷入宇宙风暴的人，没有一个能生还，也许是被抛到另一个时空，也许是被吸进了黑洞……”



楔

子

嘉鱼打断她：“鹿鸣，你别这么直白。”

瞿子归浑身发冷，这些她又何尝不知道，但她不愿意相信，她最好的朋友就这么……

飞船震动得更加剧烈，屏幕上的数据开始混乱，仪器全部失灵。耳边是嘉鱼断断续续的惨叫声，瞿子归的意识开始渐渐模糊。

哥哥，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可儿。

飞船尾翼起火，冲入大气层，摩擦令火焰燃烧得更加剧烈。

哥哥，你放心，我这就去陪她，你是不是也在另一个世界等待着我们呢？

## 一 初 临

敌军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南宫华立于荒野之上，脚下是部下们的尸体。

这片原野曾经开满白色的，不知名的小花，及膝的草一直烧到天边。现在却成了战场，到处都是士兵残破的尸骸，血在她脚下蔓延，他知道，他今日必定会死在这里。

七千对三万，这是一场苦战，他知道自己赢不了，但他不能退，他的身后，是大昭万里江山。

他抬起头，仰望血色苍穹，父亲，我没有为南宫家丢脸！

敌军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他浑身浴血，钢铁盔甲下的脸如同天神般刚毅不屈。敌军士兵们似乎被他的气势所震慑，手执兵器，却无一人敢上前。

敌军将领是一个穿白银盔甲的年轻人，他大吼一声，将剑一挥，冲出人群，向他刺来。兵戈交击，两人如此近地互望，怒目圆瞪，睚眦欲裂。

“南宫华？”银甲将领问。

回答他的是一记重拳，他侧身躲过，二人短兵相接，剑锋闪烁起火花。

“南宫家族长的人头，哈哈，本侯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有本事，就来拿吧！”

两人激战，剑器轰鸣，四周的兵士们都静静地看着，等待他们的将领取下敌将人头。

忽然间，因夕阳西下而暗下来的天空，蓦然亮了，众人都不约而同抬头，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云层中冲下来，划过天际。

那火球越来越大，以极快的速度朝战场俯冲。“快躲开！”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士兵们轰然散开，随着一阵巨响，众人只觉得灼热的巨浪迎面扑来，有人被掀飞了数丈。

火球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众人小心翼翼地围了过来，只见一个少女从里面爬出，许是被烟熏到，不停地咳嗽。

南宫华离她最近，不敢置信地望着她。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从天而降，究竟是人，还是妖？

瞿子归以为自己要把肺给咳出来，好不容易缓过来了，一抬头，正好对上南宫华鲜血淋漓的脸，吓得差点晕倒。

这里……难道就是地狱吗？

这个穿古代盔甲的男人是谁？死神？

身后传来水滴声，她回过头，看到石油正汩汩而出，脸色大变，情急之下朝南宫华扑过去：“快卧倒！”

还没来得及思考，爆炸声惊天动地，热浪更加猛烈，将二人掀了出去，落地时浑身像散了架一般痛。

瞿子归挣扎着爬起来，飞船已炸成了碎片，将周围许多士兵炸飞，死的死，残的残，有尸身还燃着火焰。

完了，她颤抖着，飞船没有了，她再也回不去了。

一把剑凌空而来，指着她的咽喉：“你这个妖女，究竟是何人？”

剑锋让她的肌肤感到丝丝凉意，虽然还搞不清状况，但四周堆积如山的死尸让她明白，人命在这里不值钱。

“救……救我。”她伸手去拉身边的南宫华，她刚刚救了他的命，他也应该保护她吧。南宫华半边身子脱臼，胸口剧烈疼痛，早已站不起来，只是冷冷地审视着她。

“说！”银甲将军大喝，吓得瞿子归一哆嗦，本能地去按手镯上的按钮，镯子发出绿色的光，一条毛毯一跃而出，倏地展开，浮在半空。

她心下大喜，是飞毯！

在二十二世纪，汽车早已进化为飞行器，但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价格太高，于是有人发明了飞毯，相当于二十世纪时的自行车。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飞毯，瞿子归乘机跳上去，飞毯立刻飞起，在半空中盘旋，军队中又是一阵骚动。

就这样逃走么？

瞿子归低头看着血淋淋的南宫华，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直觉告诉她，这个人与银甲将军是死敌。

果然，银甲将军又将剑指向了南宫华：“这妖女与你是什么关系。”

南宫华冷哼一声，并不答话。

银甲将军冷笑：“我看你还能硬多久，来人，将他绑了！”

话音未落，南宫华忽然将剑拿起，往脖子上一削，鲜血汹涌而出。飞毯上的瞿子

归脸色惨白，想也未想便操纵飞毯俯冲下去，将银甲将军撞得退了一退，趁机迅速把南宫华扶上飞毯。

银甲将军大怒，喝道：“放箭！”

周围的士兵们都被这奇异的景象吓到，弓拿在手里，却没有勇气将箭射出去。

银甲将军一把抢过弓箭，拉动弓弦，一支长箭破空而来，刺进飞毯的尾部，飞毯立刻摇晃不休。

糟了！瞿子归脸色惨白，他居然射中了太阳能电池！不得已，她按动紧急按钮，飞毯疾驰而去。

耳边都是呼呼的风声，她脱下外套按着南宫华的伤口，这一剑割得非常深，他已奄奄一息，如果不赶快抢救……

镯子的使用手册和飞船一起烧尽了，她在四维空间里翻找了一阵，终于找到了急救箱，将药膏涂在伤口上，皮肤渐渐愈合，又给他输氧，手忙脚乱地抢救一通，南宫华终于能够正常呼吸了。正要松一口气，飞毯猛地一抖，急速跌落，撞进树木葱茏的山林之中，两人翻滚下来，幸而草地柔软，才不致受伤。

“痛……”瞿子归揉着自己的腰，她真是倒了血霉了，一天连撞三次，若不是小时候在贫民窟里练就了一身极强的抗摔打能力，恐怕早已经香消玉殒。

飞毯电池损坏又急速飞行，除非返厂修理，怕是再也飞不起来了。她一边叹息一边拆下南宫华的盔甲，露出他结实却伤口交错的身子，触目惊心。

“天啊，肋骨断了两根，手骨脱臼兼粉碎性骨折，这么重的伤，幸好遇到了我，否则够你死一百次了。”她从药箱里找出生骨喷雾，往他的伤口一喷，他的身体立刻响起啪啪的清脆声响，胸膛上的淤青渐渐退去，瞿子归又为他处理了满身的皮外伤，忙得满头大汗。

南宫华觉得额头一阵清凉，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瞿子归正用一块沾了水的手帕擦洗自己的脸。他悚然一惊，猛然坐起，死死抓住她的手：“你对我做了什么？”

瞿子归听不懂他的话，睁大眼睛：“你说什么？”

语言不通，南宫华没有再问，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和身子，竟然连一道伤口都没有。难道是这个奇怪的女人救了自己？

瞿子归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按动手镯，绿光之中，一块果冻跌落。她一口吞下：“喂，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南宫华大惊：“你，你在说大昭官话？”

李思不愧是科学狂人，瞿子归在心中赞叹，高兴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又是谁？”

“南宫华。”他冷冷地说，“大昭国右将军。”

大昭国，没有听说过。瞿子归皱了皱眉，记得她的飞船着火时已经冲入了大气层，莫非这里就是菩提世纪吗？

她站起身，环视四周，热血开始沸腾，这就是哥哥创造的世界，比她所在的那个充满钢铁森林和环境污染的地球要澄澈美丽。

“你是人是鬼？”南宫华本能地摸了摸腰间，想要握住随身宝剑，但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我当然是人。”子归上下打量这位右将军，看来菩提世纪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在他们的眼中，想必她所携带的高科技物品，都是不可思议的神器吧。

“既然是人，为何会从天而降，又令我起死回生？”

“这个……说来话长。”就算她真慢慢解释，他能听懂吗？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她岔开话题，从急救箱中翻出营养剂，“把这个吃了吧，很快就能恢复体力。”

南宫华一挥手，打掉营养剂：“为什么要救我？”

“救人需要理由吗？”

“我应该死在战场上！”他咬牙，紧皱的剑眉浮起一丝痛苦，“我的部下全部死在了落野原，我也应该死在那里！现在的我，只是一个临阵脱逃的懦夫！”

“死？你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瞿子归说，“挥剑自刎，你已经为你的国家尽忠了。”

南宫华沉默。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若真死了，谁来替你的兄弟报仇雪恨？”

南宫华瞥了她一眼：“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瞿子归嘴角抽动了两下，指着他的鼻子：“就是我这个女人，从千军万马之中救了你！”

“那是你自找的。”

瞿子归额头暴起十字青筋，这个男人真是欠揍。

“算了，反正我也没想让你知恩图报。”她转过身去，“下山的路怎么走？”

南宫华沉默一阵：“这里是九华山，一直往西走，就能下山。”

“谢了。”她走了两步，又回来，“我问你，你知道一个叫瞿子澜的人吗？”

“不知道。”

瞿子归无奈地叹息，渐渐淹没在树林之中，南宫华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他该

放她走吗？这个来历不明，拥有奇怪法术的女人，究竟是灾祸还是福祉呢？

目光落在那包营养剂上，他俯身捡起，咬开喝了一口，尝不出味道。

瞿子归一边走一边拿出通讯仪，寻找另两艘飞船的方位，嘉鱼和鹿鸣的飞船也已经降落，只是信号很弱，应该都已经损坏了，一个在北边，一个在西边。就在她想要查明具体地点时，忽然一声虎啸，她悚然一惊，环视四周，树叶摇动不休。

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了上来，她仿佛闻到了野兽独有的腐臭味，胆战心惊地转过头去，看到草丛中一双闪烁着寒光的眼睛。

瞳孔蓦然睁大，瞿子归惊叫一声，几乎与此同时，一头吊睛白额猛虎一跃而出，朝她扑来。

她吓得拔腿就跑，怎么办，怎么办？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对了，桃太郎丸子！

她按动镯子上的按钮，在四维空间里翻找，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天啊，不要让她这个时候学哆啦A梦啊！

“找到了！”她在按钮上一按，一只玻璃盒子跳了出来，里面是满满一盒的米团。蓦然间，脚下一滑，她惨呼一声，顺着极陡的斜坡滚了下去。滚落的过程中，‘咔’地一声脆响，手镯重重地磕在石头上，她撞上一棵大树，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被拆了一般痛。

第四次了！这是她今天摔的第四次了！

难道今天是国际摔跤日吗？

还没来得及爬起，一股腥风迎面扑来，重重地压在她身上。她一睁开眼，就看见一张狰狞的老虎脸和尖锐的虎牙，来不及想太多，她一边尖叫一边将压碎的桃太郎丸子塞进它的嘴里。

拜托拜托，一定要见效啊，否则……否则她做鬼都不会放过李思！

原本张大嘴的老虎愣了一下，满身的杀气都褪去了，像狗一样摇起了尾巴，将脑袋凑到她的手上，不停地蹭。

终于松了口气，瞿子归靠在树上，差点虚脱，却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包不见了，她顿时面如死灰，通讯仪还在包里啊！

瞿子归欲哭无泪，她错了，出门该看看黄历的，今天一定是她的大凶日。

只可惜，她的灾难还远没有结束。

老虎忽然猛地狂啸一声，她惊诧地发现它的背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枝长箭，握住箭身，她拍了拍它的头：“乖，忍着点。”

说罢，用力一拔，又是一声虎啸，血飞溅在脸上，瞿子归抱着它的脖子：“没事

了，没事了。”

她忽然想起多年前在贫民窟时曾养过的一只白色斑点狗，他们一起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一起和野狗打架，最后它被一群野狗撕裂。如果没有被哥哥找到并带走，也许她也会像它一样，又或许，会为了明天的早餐，衣着暴露，画着浓妆站在街角。

她要找到哥哥，那个将她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人。

老虎低声呜咽，瞿子归说：“乖，我给你止血。”

她按动按钮，忽然愣住，又连接了几次，脸色突地惨白。

不会吧！坏了！

又一支箭破空而来，擦着她的脸过去，钉在树干上。

“喂，老三，你打的老虎呢？”

一个人从陡坡上冒出来：“寨主，这里有个女人！”

寨主？什么寨主？难道是……山匪？

她后背一凉：“快，快跑！”

“女人？”另一个人出现，一头乱发随风乱舞，“果然是个女人，老三，今天咱们收获颇丰。”说罢，一跃而起，如同一阵风般掠到瞿子归面前，将她压在身下，捏着她的脸，“真是漂亮，你看起来不像猎户的女儿，为何会独自一人在山里？”

他年纪不大，却有一双狼的眼睛。

“放开我！”瞿子归大怒，一拳朝他面门打去，被他抓住手腕：“我喜欢泼辣的女人。”说罢，搂住她的腰，将她抗在肩上，“老三，回寨！”

## 二 长风

“恭喜寨主，猎到了这么漂亮的压寨夫人。”

他将瞿子归扔在正厅之中，一群高大的男人围过来，像看珍稀动物一样看着她。寨主哈哈大笑：“梅月，带这丫头下去梳洗，今晚老子要洞房花烛！”

“是，寨主。”人群一分，走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风骚女人，浓妆艳抹，一脸邪气。她捏了捏子归的脸：“哟，寨主，这姑娘你从哪里抢来的，这肌肤，像能捏出水来，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吧？”

“别碰我！”子归奋力挣扎，风骚女人的双手像铁钳，令她动弹不得，“走吧，寨主夫人。”

看着子归被她拖下去，一个军师样的男人凑过来，低声道：“寨主，这姑娘的穿着甚为怪异，别惹什么麻烦才好。”

寨主挑起一道邪邪的笑：“陈夫子，我从来不怕麻烦。”

陈夫子嘴角裂了裂，不再说话。

“拿酒来。”寨主大声道，“今天我要不醉不归。”

“姑娘，来穿上这个。”梅月拿着一条织金的华美裙子，“寨主一定会喜欢。”

瞿子归恨恨地剜了她一眼：“我不穿赃物！”

梅月放荡地笑：“好一个良家女子，这可由不得你。”说罢，拔出剑来，舞了朵剑花。瞿子归原本穿在身上的T恤分崩离析。

“啊……”瞿子归捂着胸口，梅月盯着她饱满的胸部：“看你的模样，还没满十七岁吧？身材居然这么好，真是令人羡慕呢。”又捡起她的衣服，“这是什么料子，怎么从没见过。”

瞿子归咬着下唇，不发一言。

“你要是想光着身子等寨主来，也随你。”梅月以袖掩口，咯咯轻笑，“你不穿衣服，比穿了更诱人。”

门轻轻合上，瞿子归抓起枕头，恨恨地扔过去。